

# 古诗词里品霜叶

## ◎ 诗词歌赋

秋末冬初，黄栌、枫树、柿树等树叶大量变红，漫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成为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霜天红叶，诗意盎然，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常咏霜叶，托物言志，抒发情怀。

提到霜叶，人们马上会想到耳熟能详的杜牧《山行》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夕晖晚照，红叶流丹，彤云彩霞，晚秋的红火热烈景象跃然纸上。

唐宪宗元和十年(815年)，在朝中任左拾遗之职的白居易遭政敌攻讦，被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。在江州的一个深秋，白居易独自一人在庭中饮酒，酒过三巡，

此时诗人面色红润，宛若霜后红叶般娇艳，他状物言情，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《醉中对红叶》：“临风杪秋树，对酒长年人。醉貌如霜叶，虽红不是春。”“不是春”三字意味深长，曲折而含蓄地反映出诗人落寞、苦闷的心境。

永贞元年(805年)，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因参与革新失败，被贬为朗州(湖南常德)司马，此时的刘禹锡34岁，正是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之时，却被赶出了朝廷，但他并没有消沉。他的《秋词二首》就是在此时写的。其二云：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试上高楼清入骨，岂如春色嗾人狂。”咏秋色以颂情操高洁，表达了他的乐观情绪和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。

宋神宗元丰五年(1082年)，晏

几道受命出监颍昌许田镇(现属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)。三年后的深秋，48岁的晏几道任期届满得以重返汴京。在返京途中，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颇有感触，深知此去山高路远，许田镇的人与事即将如过眼云烟，唯有那些情谊，在离别之际令人难以忘怀，于是，他有感而发，写下了《临江仙·淡水三年欢意》：“淡水三年欢意，危弦几夜离情。晓霜红叶舞归程。客情今古道，秋梦短长亭。”字里行间让人深切感受到离别时的深情厚谊。

“乌柏平生老染工，错将铁皂作猩红。小枫一夜偷天酒，却倩孤松掩醉容。”杨万里的这首《秋山》写于晚年，当时他已经历了多次官场起伏，归隐乡里，闲居乡间。诗中通过对秋天山色的描绘，表

达了诗人对宁静生活的向往。乌柏，是一种落叶乔木，夏日开黄花，秋则为红叶，而到了杨万里的笔下，乌柏似乎成了神交已久的老染工。

元朝散曲家朱庭玉《天净沙·秋》云：“庭前落尽梧桐，水边开彻芙蓉。解与诗人意同。辞柯霜叶，飞来就我题红。”

题红，是指在红叶上题诗。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。唐僖宗时，有一名宫女在红叶上写了一首诗：“流水何太急，深宫尽日闲。悠悠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”树叶顺着御沟水流出宫墙。书生于祐拾到后添写道：“曾闻叶上题红怨，叶上题诗寄阿谁？”置于流水上游又流入宫中，后两人终成良缘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## 远“骨”初音：中国最古老乐器隐藏的天文奥秘

在河南博物院一楼一展厅里静静地放着一枚贾湖骨笛，它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吹奏乐器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、保存最完好的可吹奏乐器之一。

贾湖骨笛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，距今约7800~9000年。它由丹顶鹤的尺骨(翅膀前臂骨)制成，鹤骨中空、壁薄且坚固，是天然的乐器材料。骨笛上刻有精确的音孔，孔旁还留有设计、开孔时刻画的标记，表明其制作经过了精密的计算。经过音乐学家测试，贾湖骨笛已经能够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，甚至包含变化音，其音准程度令人惊叹。这打破了“中国先秦时期只有五声音阶”的传统认知，将中国音乐文明史大幅提前。

然而，贾湖骨笛的伟大，并不仅限于音乐领域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，它很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之一，是“律历合一”思想的终极体现。

所谓“律历合一”，即“律吕调阳”，音律与历法是相通的，它们都源于对自然节律(特别是太阳运行规律)的数学化描述。贾湖骨笛，正是这一哲学思想的最古老、最直接的物证。

古时“气候”一词，“气”指的是



四时之气，“候”指的是在四时之气的影下，自然万物展现出来的特定现象。比如春天草木萌生，夏天蚊虫繁盛，秋天果实成熟，冬天万物肃杀，这些通通属于“候”的范畴。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先民，自然很早就学会了通过自然气候来判断时间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方便而又相当精密但也十分专业的测量方法——律管吹灰。

所谓的“律管吹灰”，一般是将十二根芦苇管剪成不同长度，由专人用他们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来确定音高，然后将十二管按一定方位埋在一个密室的土中，管中间填上葭草的灰，这样到了特定时节，随着地温以及气压的变化，特定律管中的灰便会飞动起来，从而实现对于节气的确定。《礼

记·月令》中就完整地记录了十二个月对应的十二音。

在古代，确定历法的核心是测定“冬至点”和“夏至点”(即“二分二至”)，以及“春分点”和“秋分点”(即“二分

分”)。这需要精确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。传说中，周朝周公在“地中”(河南阳城，与贾湖遗址地理位置极其接近)立表测影，求得冬至和夏至的日影长度，并据此确定了标准音高“黄钟”律管的长度。他们认为，在冬至这一天，阳气开始滋生，与之对应的“黄钟”之音便应律而生。

贾湖骨笛虽然形态是笛，但其核心原理与后世的“律管”相同——通过固定长度的管状物，来产生一个标准音高。研究者发现，最古老的、最具代表性的M282号七孔骨笛，其宫音(主音)的音高，与后世根据先秦尺度计算出的“黄钟”标准音高惊人地接近。这强烈暗示，早在9000年前，贾湖人可能已经通过观测日影，找到了一个与天地节律共鸣的标准音高，并将其

固化在了骨笛之中。

研究者对骨笛的孔距进行了细致的数学分析，发现其中隐藏着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数字。以M282号骨笛为例，其全孔(从吹口到最远端音孔)之间的长度比例关系，以及特定音孔之间的距离，与当时二分二至(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)的日影长度比例存在高度的对应性。这意味着，手持一支骨笛，不仅是一支乐器，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、标准化的“历法换算器”。通过测量和计算孔距，可以直接推算出关键节气的日期。

有学者提出了更大胆的假说：贾湖骨笛本身可能被用作一种小型的、用于教学或仪式的“圭表”。在特定时间(如正午)，将骨笛以一定角度放置，其投影的长度和方向，可以与笛身上的孔位形成对应，用以标识季节。虽然它无法替代大型圭表进行精确测量，但作为一套成熟知识体系的象征和演示工具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
这表明，在距今9000年前，中华大地的先民不仅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，而且已经开始对宇宙的规律进行系统性的观察、量化和编码，并找到了用声音(律)来表述空间和时间(历)的独特方式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